



人中，不乏职业乞讨者。一些零钱，希望多少能帮到他们。然而你有所不知的是，在这些衣衫褴褛的乞讨者们伸出手看着你时，也许你会递给他们一些破旧的棉袄，饱经沧桑的面容，无助的眼神……当这些

他们的乞讨生活

本报记者周艳芬 金珍娇文/摄

心里装着家人

6时，天还蒙蒙亮，钟玉萍（化名）就要起床了。这已是她来路桥乞讨的第二年。像往常一样，她将昨夜熬的稀饭加热，就着买来的馒头吃早餐。我们那儿的人都喜欢吃馒头，方便，管饱。”

钟玉萍来自安徽省临泉某村。她说，村里的老人大多和她一样，在外以乞讨赚钱为生。

匆忙的早餐过后，钟玉萍开始收拾乞讨时要带的东西，她将空的矿泉水瓶、碗等放进破旧的红色购物袋。7点钟，锁好屋门后，她出发了。

此时，路上的行人并不多，呼呼的冷风钻进衣领，让人顷刻间没了睡意。钟玉萍边走边将购物袋背在肩上，她的目的地是几百米外的台州客运南站，但是在那之前，她要绕好几个街道碰碰运气。我会比别人早出门，沿途看看垃圾箱有没有吃的或穿的，有的话就放进我带着的购物袋里。”

到达一个十字路口，钟玉萍将碗拿出来，向路人乞讨。天气很冷，钟玉萍拿碗的右手被冻得红红的。今天运气并不好，站在十字路口来来回回30分钟，她只要到了几元钱，但她并不气馁，看着时间差不多了，就去下个路口。路过街角的垃圾箱，她就去翻一翻。垃圾箱里面有一堆烂水果，她找到两个尾部有黑斑的梨，用衣角擦了擦放进牛皮纸袋里。她说，如果今天讨不到多少钱，两个梨将会是她的午餐。

9点钟，钟玉萍来到台州客运南站，门口已经有两个老乡在乞讨，他们看到钟玉萍，和她说了几句话便继续“工作”了。钟玉萍挑了个没有乞讨者的位置站着，她在这里大概会待到吃中饭的时间。客运站人来人往，钟玉萍拿着碗跟在人后面，不时地会遭到白眼，但她已经习惯了。

中午12点多，太阳暖洋洋地照着。钟玉萍和几个乞讨者坐在台州客运南站前的石阶上晒太阳，算是偷懒一下。有人拿出早上捡来的橘子，分给大家吃。趁着这空当，钟玉萍掏出上午讨来的钱盘点了起来。3张一元的纸币，12个一元的硬币，她把它们分类收好。今天的收益还可以，钟玉萍想着，再晒一个小时，到另外的街道社区去碰碰运气。

刚来路桥时，钟玉萍的儿子、儿媳妇也在这里打工，一家人住在一起。由于儿子、儿媳妇白天上班无法照看孩子，每次出去乞讨，钟玉萍都会将小孙女带上。一年后，因为厂里的效益不好，工资不高，儿子、儿媳妇便辞去工作，带着孩子回了老家，而钟玉萍孤身一人留在了路桥。

孙女和我一起乞讨的时候，大家看我带着她可怜会多给些钱。”说起自己的孙女，钟玉萍眼睛发亮，脸上也盛满笑容，她现在上小学一年级，我要趁着能走动，多给孙女挣钱上学了。”

也愿安享晚年

有经验的乞讨者都有自己的乞讨地盘。钟玉萍的同乡老杨的地盘主要在车流中。

商城街与路桥大道交叉口处，每当红灯亮时，老杨便会走向停下的车辆，凑到车前拱手作揖或拍车窗向车内人示意乞讨，司机不给钱，他马上选择下一个目标，几乎不放过任何可接触的汽车，直到交通信号灯转为绿灯，他才慢悠悠地躲到一边，等待下一个红灯的到来。而趁此空当，老杨还会向路边的行人讨钱。

每天上下班高峰期是老杨乞讨的黄金时间，人流量大，讨到钱的几率也大。老杨已经60多岁了，四年前在温州乞讨，今年年初才来到路桥。他说，待在村里也是闲着，趁着能够走动，多出来赚几个钱。

老杨介绍说，2007年，他在同村老人的带领下到温州乐清市乞讨，但由于那里有“道中”规矩——后来乞讨的人不许去先前乞讨的人的地盘乞讨。因此，在温州，他的收入一直都不高。

他们管得太死了，人流量多的地方又都被占光了，讨不了多少钱。”老杨说。

这几个星期，他每天9点都会准时出现在这个十字路口的一侧，而在路口的另一侧，是另一个老人的乞讨范围，老杨称他为老张，好像约定俗成般，两个人从来不彼此越界。

说到这里，老杨看了看对面的老张。此时，老张正在两排车流中挨个地讨钱，其中一辆车的车窗是开着的，车主在车里找了会儿，两个硬币便被随手扔进老张的碗里，看得老杨眼里满是羡慕。

老张比我小六七岁，腿脚利索，做事也勤快，每天挣四五十元钱不成问题。”说到这里，老杨指了指自己的腿，摇摇头。因为年纪大了，他走不了远路，只能多半时间驻守在这个十字路口，有时候运气不好，一天只能挣20元，但够养活自己。

从老杨口中得知，像他这样的乞讨者，除了驻守在一个地方外，还会四处走动，从早走到晚，要走四五十里的路，鞋子都不耐穿。如今老杨脚上的这双鞋是他前几个月在夜市捡回来的，鞋底已被磨破。

再有两个月就过年了，回老家就不出来了，享享清福。”老杨悠悠地向记者说起心中的念想。说着，他将包里的空碗取了出来，向记者挥了挥手，又重新回到公路中间“工作”。

尊严并非全部放下

15时左右，一个左腿有些跛的女性乞讨者进入记者的视线。她从台州客运南站走到市新华书店门口，坐在台阶上，用方言与身旁的老乡交流起来。

她姓张（音同），并不愿意透露姓名。交谈中，记者得知驻扎在新华书店的这一群乞讨者大都来自山东，除了行乞，没有别的收入来源。

我的右腿有些跛，看我的样子谁会要我去工作？”张淡淡地说道。

2009年，她从老家出来的目的是打工，可是去了很多地方一直没有找到工作，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，她入了乞讨者行列。

张今年43岁，来路桥行乞已经有3年时间，在乞讨者中算年龄较轻的，但是岁月在她脸上留下的痕迹，远远超过了她的实际年龄。刚入行的时候，每次要钱都会有一种羞耻感，慢慢

地就习惯了，因为我要在意羞耻感的话就没有饭吃了。”

刚开始时，张几乎讨不到钱，她想，夜市的人流量比较多，晚上就守在夜市。谁知，原本在夜市中行乞的人不愿意了。只要张走到哪里，那个人就跟到哪里，只要她拿着碗向别人讨钱，那个人就会把自己的碗放在她的碗上，阻拦她行乞。随后几天更恐吓说要打她。张没办法，只好离开夜市。

慢慢地，张也有了自己的“工作”经验。“一般西装革履的人都不会给我们钱，而老人、孩子给的几率比较大。”星期六、星期日等节假日，来新华书店看书的小朋友比较多，她就会在新华书店门口，而平时，她更多是在台州客运南站门口。等到吃午饭的时间，她会去马路碰运气，那里快餐店比较多，运气好的话可以吃一顿饱饭还能讨到些钱。

有人曾经建议张行乞时可以加一个拐杖，这样别人看到后会多给些钱。她也尝试了几天，但总觉得特别别扭，觉得自己还没有那么老，并且还能靠自己行走。我不想骗人，况且等到老的时候也需要拄拐杖，不用那么着急。”张说道。

张现在一天能讨二三十元钱，她省吃俭用，还会把剩下的钱寄给老家的父母。她并不在意这里的人称她为“职业乞丐”，但她却不愿被家乡的人知道。一次在回家的路上，张与邻座聊天时直言不讳自己是靠要饭为生的，但是邻座的人却一直不相信她的话。在他的印象中，乞丐就是穿着脏衣服，头发都是泥，身上泛着臭味的人。但是我问老家的时候，就不会穿那些衣服，我们也会穿干净的衣服出门。”

市民同情也反感

在路桥客运南站一带原本有大约10多位乞讨者，现在有许多人不在了，根据“内部人士”的说法：人多粥少，都往别处发展了。

但是，乞讨者带来的影响却并未随他们的分散而去而消失。

由于客运南站的乞讨者太多，在此乘车的旅客们大有意见，记者在售票大厅的意见簿上翻了几页，就看见其中有不少要求加强管理的留言。据了解，今年开始台州客运南站就已经禁止这些乞讨者出入候车厅，但由于人力有限，还是会漏网之鱼。

该车站保卫科的林科长表示，自车站建成后，这些乞讨者就在这附近乞讨，有五六个乞讨者都是老面孔。在我们车站附近的乞讨者大多数是五六岁的老人，我们工作人员常常看见其子女为他们送餐。”林科长说。

由于没有相关的管理条例，对于乞讨者，在候车厅外面的，车站大多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而就算抓到进入候车厅的乞讨者，也只能对它们进行劝导。交谈中，林科长表达更多的是无可奈何。

候车厅大门前经常好几个乞丐聚集，给了其中一个，别的就会追过来，只能赶快走开。”采访当天，正在候车室的李小姐对记者说道。

他们几乎天天都在这里进进出出，有的时候分明知道他们是职业乞讨者，还是会把一些剩饭剩菜给他们。”附近一家餐饮店告诉记者，这些他们熟悉的乞讨者很多都是装残疾博大家同情的，其中一个哑巴，还有个拄拐杖的，其实他们是能说话，能自己行走的。

短评

□柏拉拉

更好的归宿在哪里

但凡谈起乞讨者，很多人不免联系起“哀其不幸，怒其不争”，而说起“职业乞讨者”，不少人的厌恶之情更是溢于言表。然而，通过了解，我们发现其实在这一特殊群体中，也有心愿，以及为我们所不知的无奈。

这不是因为同情，更多的是出于对生活、生存的反思。曾经，乞讨者是迫于生存而选择了街头乞讨，但如今，乞讨却可以成为一种“职业”。疑惑，为什么乞讨可以成为老一辈传递给少一辈的“念想”，为什么那么多人愿意离乡背井成为一名街头乞讨者？也许有人会说，这是因为贫困，因为社会不公平导致。但是盘点记者采访到的几位乞讨者，其实他们不乏选择余地，而且他们有想着他们，会送饭菜来的家人。如此，只能判断他们是依照自己意愿，选择抛却一些别人在乎的品格。至此只能说，内因作用远远大于外因的影响。

曾经就过“天下无乞”的想象，单纯地

认为只要人人安居乐业，家庭贤子孝便可以实现。如今想来，可能还要等上很多年，等到人们不再在乎蝇头微利，不再愿意抛弃自己的尊严。

话虽如此，但有一个情况值得分享。在笔者生活的路桥一农村，近十年来几乎很难看到乞讨者的身影，这是否证明，那依靠乞讨致富的观念，已有所改变？

